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性别视阈与当代文学叙事/祝亚峰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1110-430-1

Ⅰ.性… Ⅱ.祝… Ⅲ.女作家—文学创作—文学研究—中国—当代 Ⅳ.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8514 号

安徽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编号:2008sk314)

性别视阈与当代文学叙事　　祝亚峰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8348
发行部 0551-5107716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责任编辑　谈　菁
封面设计　孟献辉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7.375
字　数　170 千
版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430-1　　定价　12.8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成长的足迹（代序）

陈骏涛

2007年6月，我手术后出院回家，收到了谢玉娥女士从河南大学寄来的一部砖头厚的书——《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论著目录总汇（1978～2004）》（河南大学出版社，2007）。这本有1000余页、总字数达200余万字的书，是谢玉娥15年辛勤劳作的成果。在女性文学研究批评领域，谢玉娥做的是资料整理和编纂工作，她应该是这个领域的先行者之一了。由她编纂的《女性文学研究（教学参考资料）》（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是国内最早出版的一本女性文学研究资料，包括我个人在内的许多研究批评者，都曾经从此书中获益。从昔日的30余万字，到如今的200余万字，其间凝聚着多少作者的心血，挥洒着多少作者的汗水！这部书既记载着二三十年间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与批评的成长轨迹，也记载着谢玉娥本人成长的足迹！

我们回顾一下，当1981年朱虹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中介绍“女权主义”的时候，当1987年孙绍先在《女性主义文学》中介绍“女性主义”的时候，当1992年林树明在《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述评》中谈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时候，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都还只是很少数的专业人士切磋研究的一门学问，到如今，堂堂皇皇地从边缘而跃入到中心，其间固然有一些男性学人的积极支持和参与，但其主力毫无疑问应是女性学人。这里面凝聚着多少女性学人的心血，挥洒着多少女性学

人的汗水，同时也记载着她们成长的艰辛足迹！

这些年，女性文学研究批评似乎已不像前些年那样“热闹”了，所有因性别而演绎的热闹事件，如木子美、芙蓉姐姐、超级女声、同性恋、一夜情等等，都与商业炒作有关，而与真正的性别研究批评相去甚远。真正的性别研究批评已经成了一种沉潜的学术事业，由此映衬出学人们的学术素养和一种沉静的心境。这就像王绯女士在其新著《空前之迹》（商务印书馆，2004）“后记”中所说的：“一头钻进历史，扎到故纸堆里，去寻多年想寻的学术之根——探究 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让我一下子就安静下来。”真正的学术研究批评是需要一种安静、沉静的心境，而拒斥喧闹和浮躁的。王绯正是在这样的心境下，积数年之功，写出了一部扎实的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著，在业内获得了好评。

进入新世纪，虽然没有出现过像《浮出历史地表》（孟悦、戴锦华，1989）那样令人为之一震的论著（平心而论，这样的著作也只能产生在特定的历史时段），但源源不断的性别新著的问世仍然使人感到此项事业正处于成长和发展之中，只不过其步履较以往更趋稳健罢了。即以性别教材而言，多少年来，在高等院校，虽然也曾有“女性文学”、“女性文化”、“女性学”等课程设置，但大多是选修课，而且没有正式的教材。自 20 世纪 90 年代性别问题凸现之后，女性学界关于编著性别学科教材的呼声日高，但真正付诸实践还是近几年的事。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女性文化学》（赵树勤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和《女性文学教程》（乔以钢、林丹娅主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的问世，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也是女性学界多年心血和汗水浇灌的成果。这两部教材均汲取了多年来性别研究的成果，将西方女性主义与本土化的中国女性主义相融合，将先锋性和现实性相融合，既摒弃男性中心主义，又不采取两性对立论，其指导思想和立论，均显稳健，既符合现阶段女性主义的策略，也

与建设和谐社会的国策不谋而合，同时也切合教材的实际需求。

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文化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今天这样的景象：有这么多人（主要是女性学人）集聚于性别研究批评的旗下，把它作为自己的生命和事业。特别是一些新锐的年轻学人（主要是年轻的女博士和女硕士）的自愿加盟，使这个领域充满了新的生机。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些论著和它们作者名字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一种喜悦，感到一种欣慰，同时也会联想到在这些论著和名字背后凝聚着的心血和挥洒着的汗水：《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意识》（李玲，2002）、《二十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的生命意识》（郭力，2002）、《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西慧玲，2003）、《想象女性——海派小说（1892～1949）的叙事》（姚玳枚，2004）、《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杨莉馨，2005）、《女性叙事的共性和个性》（沈红芳，2005）、《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王宇，2006）、《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2006）……

如今，摆在我案头的一摞书稿，是祝亚峰女士这些年加盟于性别研究批评的成果。祝亚峰大学毕业之后，一直在安徽的一所高校任教，后来还兼做中文系的组织领导工作，虽无暇顾及攻读学位的事，但她始终把性别研究批评作为自己生命和事业的一项追求。她坚持“从一字一句写起，从一砖一瓦垒起”，十多年以前就开始发表这方面的文章。十多年过去，集腋成裘，她对性别问题思考的成果，大体上都集中于以性别视阈对当代文学叙事，特别是对女性作家创作的研究上，因而此书以《性别视阈与当代文学叙事》命名是贴切的。与高头讲章式的理论著述有别，此书谈当代文学叙事更注重对文本的研究分析。作者是务实的，她并没有把正面攻克男性中心主义作为自己的标的，但她在对当代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作品的研究中，

所指涉的她们对男性文学传统颠覆性的叙事策略和叙事方式，实际上就是指向男性中心主义的；她还把男性叙事与女性叙事放在一起进行个案研究，在比较阐释之中，归纳出女性叙事有别于男性叙事的特征及其性别文化内涵，其隐含着的批判意向也是不言自明的。如果从对学术著作的高要求来说，此书自然还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对祝亚峰来说，却已然尽力了，这些成果记载着祝亚峰学术成长的足迹。

学术研究犹如登山，越是往前走、往上走，难度就会越大。这是对登山者意志和能力的考验。如果我们把《性别视阈与当代文学叙事》看成是祝亚峰在性别研究领域所攀登的第一座山峰的话，那么往后，她也许将要面临更多更大的挑战，需要她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祝亚峰正当盛年，我想，她是能够勇于面对这样的挑战的！

2008 年 2 月 16 日写毕于
京东南隅避喧斋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导　言 …… 1

第一章　当代话语范式与女性写作 …… 9

第一节　于主流文化边缘处言说 …… 10
第二节　疏离主流文化的自我建构 …… 16
第三节　女性写作——“回到女性经验” …… 23

第二章　当代女性写作的叙事策略 …… 30

第一节　想象女性:徐小斌的《羽蛇》 …… 30
第二节　讲述女人:王安忆的叙事伦理 …… 44
第三节　感觉女性:都市丽人形象剪影 …… 59
第四节　文字历险:海南的叙述语言 …… 73

第三章　两性视点与叙事的差异性 …… 85

第一节　当代爱情小说的叙事与性别 …… 86
第二节　当代成长小说的叙事与性别
——从“60 年代生”人的成长小说谈起 …… 106
第三节　当代家族小说的叙事与性别 …… 127
第四节　当代城市小说的叙事与性别 …… 147

第四章 性别视阈与个案阐释 …… 162

第一节 活着:《活着》与《你是一条河》 …… 163
第二节 苦难:《饥饿的女儿》与《在细雨中呼喊》 …… 174
第三节 反思:《叔叔的故事》与《青狐》 …… 187
第四节 救赎:《施洗的河》与《大浴女》 …… 200

主要参考文献 …… 221

后 记 …… 226

导　言

一、女性文学研究的成果及趋向

20世纪90年代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的学术意味明显增强，女性文学创作不再仅仅作为一般意义上的文学现象被观照，而是于其间引入了富于性别文化意味的探询，从而开始具有“女性学”研究的内涵。其主要的研究成果及趋向：第一，女性文学研究者已经能够将引进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与中国文化语境相结合，逐步建立、完善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话语方式，女性文学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文本纳入到相关理论体系中考察。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各自理论的认知和研究方式对女性文学给予了程度不同的关注，一批优秀研究专著问世，如孟悦和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刘思谦的《“娜拉”的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历程》、陈顺馨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林丹娅的《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陈慧芬的《神话的窥破——当代中国女性写作研究》、赵树勤的《寻找夏娃——中国女性主义文学透视》、乔以钢的《多彩的旋律——中国女性主义文学主题研究》、李玲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别意识》、杨莉馨的《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王宇的《性别表述与现代认同——索解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叙事文本》等；第二，女性文学研究涉及多元学科交叉，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语言的及其他的，这使得其专业研究领域不断拓

展。但女性文学文本终将植根于文学研究领域，女性文学的“文学”属性，其研究的基本性质当是人性的、审美的。它同时又是融合性别视角的，以区别于一般文学研究所取的中性（实际上往往是男性中心的）眼光，以性别视阈来分析文学文本的叙事成因，成为女性研究新的领域。这又必然延伸至文化生成领域，女性文学研究提倡性别维度的建立、审美价值的研究，其目的是要将女性话语演变转化成一种独立的言说主体，一个能与男性话语进行对等交流与对话的主体，而这两种话语形式以对等的方式交流成为可能，也就是两性和谐相处、女性写作成熟之时。

二、性别/叙事：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视角

“性别”作为一个角度或立场并不单指生理意义上的性别（sex），而是指社会意义上的性别（gender），这是对人类性别从社会文化层面进行的界定。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对社会所赋予的人类性别特征进行文化考察。也就是说，这种角度并非自然而然地出自女性或男性，而是出自对性别的自觉，这自觉包括对自身生理性别的认知和社会规约的性别行为、角色的反思，作为社会产物的男人和女人，都可以通过这种认知和反思调整自己的性别视角[①]。在英语语境下，“perspective”这个概念是在“透视法”、“透视图”、“远景”、“视角”、“视野”、“观点”、“看法”、“展望”等这样一个内在的逻辑意义链上出场的。我们使用这个术语时，提取了英语“perspective”所含有的关键意义——“透视”以及相关的意义链。在此基础上，将性别视阈与当代文学文本结合，以自我对性别的一份自觉以及学术的思考对其进行内在的透视，寻找性别/叙事两者之间的文本事实材料关系、叙事的差异性以及文化成因。同时，“当代文学叙事”研究是将“当

①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代文学”限定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叙事文学范围。“叙事”一词包括叙事视点、叙事结构、叙事语言等，甚至包括话语层面的叙事与技巧问题，所以“视阈”、“叙事”已经超出了它在文学评论用语中的一般意义，指向一种性别视角、多视点透视以及文化阐释的研究视野。

性别与叙事之间的关系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考察：

首先，人类社会在认识、塑造自身和世界时，是以语言命名、理解的方式进入认识过程的，语言中所内含的观念在人们长期的使用中演化为“常识”，代代传承。这种语言“常识”所隐含的观念在长期的文化权力运作、强化以及沿用中，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人为的等级判断，如男/女、太阳/月亮、阳/阴、光明/黑暗等。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境遇与社会观念系统相关联时，自然地就会从对语言系统的清理，转向追问文化“常识”的因由。

其次，基于后结构主义有关人的主体性是被语言和社会双重力量建构的观点，性别/叙事研究的逻辑前提是：人类个体总是存在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段，其自然性别所拥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并不仅仅是其自然性别或生理特征的外在表现，或生理的必然附加物，而是该个体在具体的社会时段中，在某一社会文化支配性观念的作用下，在社会和文学两类文本中被建构而成的。社会文本包括社会表征（representation），即一切公共领域中由人类创造的符号，以及文化传统、伦理传统所形成的制约性行为规范。文学文本是广义的文本，即实用意义缺席后由社会文本转化而成的、对象化的文学文本。在这两类文本中，人类性别的社会文化性被表征、再现、强化、接受、迎合、规定或限制，形成了人们对性别差异的统一认识。性别/叙事（社会、文学）研究对人的自然性别与社会性别中男女两性都进行考察，认为男女性别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而女性问题必须在对男性进行研究中才能充分显现，反之亦然。换言之，只

有将男性社会性别梳理清楚，使其并不在真正意义上代表人类，也才能成为真正男性[①]。

再次，文化人类学认为，性别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现实，对于文化具有潜在的制约作用，而文学创作与批评因创作和批评主体的性别身份而必然成为体现性别冲突、性别压迫、性别歧视的一种生产方式。20 世纪兴起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最鲜明的特点，即是创作与批评中的性别立场。女性主义认为，由于女性共同的性别及社会角色的差异性，带来的生理体验、心理体验有别于男性，在男权文化中因共处的边缘化地位而形成共同的女性文化，当有机会借写作表达自我时，她们首先要确认自我在世界的位置，这自我求证的过程必然伴随对男权传统的反抗、颠覆，同时在这个世界发出“另一种声音”。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女性创作空前繁荣，成为文学天地里一道亮丽的风景，女性通过写作不断地自我确认、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以期重新想象“女性”、建构“女性”的主体性。这里渗透着自觉的女性立场及鲜明的女性意识，面对如此鲜活的女性创作文本，传统的批评维度因其男性视野的局限很难切中肯綮，还可能因视野的狭窄、批评话语的匮乏而被误读，甚至是有意识的被误读。从性别视阈来解读，才能企及女性写作文化的、审美的深层价值。性别/叙事批评还应用于对男作家的文本进行症候式解读，捕捉作品隐含的男权意识，消解其中形成的男性权力叙事的集体无意识结构。女性写作的自我觉醒、自我反思，以及对于男性创作的批评，是性别批评不可或缺的两条途径。

三、“女性写作”：性别/叙事研究的关键词

女性的问题从来都是由人类文化历史积淀而成的，人类文

① 王晓路：《性属与社会性别》，《文艺理论与批评》2003(2)。

明的发展又总是可以从女性的自由、觉醒程度来体察。对于女性群体来说，既然在男性文化传统体系中一直处于被命名、被给定、被型塑，以及由此带来的被异化、同化乃至妖魔化的命运。那么，走上文坛的女作家们，当她们作为命名者、塑造者、创造者又如何在传统文化业已形成的女性形象叠摞中，重新建构女性的自我形象？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出现的“女性解放”、“女性觉醒”、“女权”这些词语，从一开始就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的民族解放斗争、新人民政权的建立密切相关，并打上了鲜明的社会学、政治学印记。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女性创作与女性主义批评联手创造出空前的文学繁盛，以其独立不依的姿态张扬反男权文化的目的，表征了中国式的女性主义已“浮出历史地表”。但是，强烈的文化诉求常常只能提供批判层面的社会历史经验，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多元文化并存与零散生活经验充斥个人生活的时代，女性主义的这一绝对性文化目的难以涵盖女性自我的种种人性要求，文学必然是在个人经验与历史叙事之间腾挪，在对人性细部的体察中，走向最局部的经验，以期完成它在文化诉求中所设定的一系列人性目的。比如，女性的内在自我是通过何种方式在人生中保持自我意识的相对稳定性的——既然它认定在传统的文化格局中女性是一个分裂的自我存在；女性是如何从自我经验出发检视自身，进而建立自我的精神世界，设立自我的形象标准的——既然它失望于男性精神话语中创作出的女性标准[①]。

性别/叙事研究所关注的是“女性写作”的实践问题，这是本课题研究的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文学批评形态，其立论的前提是假设、方法和问题意识，它关注的是理论预设如何通过对创作文本的审美把握建构起来，并以

① 何向阳：《夏娃备案：1999》，《上海文学》2003(6)。

建构起来的理论视野贴切地阐释文学现象。“女性写作”的概念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场的。西方女性主义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都从不同的侧面把这一概念作为女性文学研究的核心。英美学派主张以妇女有别于男性的“经验”作为写作的基础,创作属于自己的、女性的文学文本。这一理论预设的前提是,女性的“生命”与“文本”紧密相连,写作对女性来说,是话语权力的争夺、性别的自我确证,“更是一种自救的行为”。法国学派则强调“女性”是一种写作效果,而不是本源,女性写作表明的不是“文本中的性别”而是“性别中的文本”,性别差异是后天造成的而不是天生的。相比较而言,英美学派强调“经验主义”,法国学派鉴于理论的不确定和不可贯穿性,采取的是“表现主义”策略,而不是“本质先于存在论”。所以说,从理论上为“女性写作”总结出有别于男性写作的基本特征,其实是困难的也是有悖于写作实情的。但无论是英美还是法国女性主义学派都强调女性“经验”对女性写作的重要意义,女性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写作,必然会写出具有女性个性特色的作品。

所以,“性别视阈与当代文学叙事”研究避开时下有关女性文学批评的“身体写作”、“躯体写作”、“私语性”等概念,将性别维度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文本结合,关注性别与文学话语的关系、性别与文学主题的表达、性别与文本叙述策略的选择等问题,不注重理论层面的框架建构,避开一些较大的问题,以务实的态度,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是对当代具有代表性的女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阐释,找出她们写作中有意识地对男性文学传统颠覆性的叙事策略,所形成独特的叙事方式;二是将女性作家与男性作家的同类母题、同类题材的作品进行比较,从中归纳出有别于男性写作的叙事特征及其中的性别文化内涵。

全书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当代话语范式与女性写作”,主要论述当代女性写作与当代文学主流的话语范式之间的连

动关系。女性写作藉此展开了性别与政治、话语与权力、欲望与表达的书写，并通过写作来重新命名“女性”，进而阐释女性生存的意义。女性写作承载着这些话语范式的现实，表现出解构与重建的双重写作意义：既有对主流写作的迎合，又保持一份自觉的疏离，同时借鉴其话语资源来拓展文学想象、文本叙事的空间。茹志娟、张洁、张欣、王安忆、徐小斌、林白、陈染、海南等人的作品充分展示了女性写作的这种叙事脉络。

第二章“当代女性写作的叙事策略”，用一些代表的作家及作品来分析女性文本叙事的特征。比如，徐小斌运用“想象”来“重新组合”女性的自我经验、女性的家族历史，展开对“女性”这一性别存在的文化书写。而王安忆小说体现出叙事的伦理价值，更关注女性现实的存在，一份属于女性对幸福的预期与追求，女性的立场、女性意识使得文本打上了鲜明的性别印记。都市女性形象在张欣、方方的笔下得到了更为丰富的书写，她们对都市女性“生成”的把握既敏锐而又保有一份人文的悲悯，正是这种视角与观照使她们在作品中触及了女人、城市与现代化认同的重要命题。

第三章“两性视点与叙事的差异性”，通过分析爱情小说、成长叙事、家族历史、城市书写等文学文本，在性别视阈下呈现不同的言说方式。比如，“成长”的话题是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都热衷表达的话题，这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新启蒙精神——主体性追求（主体的确认、求证、追述、反思等），及 20 世纪 90 年代商业文化的兴起—主体性陨落的时代文化的变迁。但女性成长小说着重表达性别自我的确认、个性获取的过程；男性作家对这种特殊的成长与历史主体性之间的对抗进行了别具一格的展示。再比如，女性的“家族历史”小说通过血缘传统的追述，实现对女性生存经验的清理与再现，以期完成自我的文化认同，男性作家借家族历史颠覆传统革命历史的叙事，而实现重新虚构“民族历史”的野心。与之相对应的“母性寓言”书写，

男性作家在“百年孤独”式的魔幻氛围里一意孤行，以恋母的姿态意图重建伟大的“地母”，女性作家却在审视、重新言说“母性”。

第四章“性别视阈与文学个案阐释”，以选取同一主题而出自不同性别作家之手的作品比较为主要内容。这类作品，如《你是一条河》、《饥饿的女儿》、《叔叔的故事》、《大浴女》等小说并不刻意强调作者性别与文本叙事人的性别身份，但在她们的书写方式中，女性的立场却是小说叙事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之一。从叙事视点来看，女性叙事往往将视点融合在人物身上，叙事视点较为内敛、单一，重视内在的感情、心理描写。女性作为言说的主体，由“她”来见证成长、苦难、历史的变迁；男性写作的视点则较为多元、开放。从叙事语言来看，女性话语的抒情性、意义指向的潜隐性、写作方式的弥散性，有别于男性话语的理性、反讽意味及夸饰性。从主题学层面看，在对苦难、成长、历史的书写中，女性文本在多重意义上反思与内省式的写作，不仅是对女性角色、境遇与命运的深入思索，而且以女性特定的主流社会边缘人的角色，反观男权社会及文化的裂缝、破绽与荒诞，并将写作的自指、自省融入女性的追问自我与性别的社会建构的质疑当中。在此，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铁凝的《大浴女》堪为代表。

陈顺馨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中强调，应以写作的效果来界定“女性写作”的概念与范围，也就是说，不局限于生理自然的性别，而女性的主体意识作为言说的主体出现则是“女性写作”的核心因素，女性主义、叙事学、人类学等研究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造提供了有力的工具[①]。“女性写作”作为有别于“男性”的话语方式，为人类的文化意义系统提供了另一种参照系，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历史内容。

①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第2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第一章　当代话语范式与女性写作

“范式”一般被看做人们看待与处理特定领域内的一种现象或一系列问题的基本原理。在当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研究领域里，“范式”一词通常与“话语”一词相连，用来表述文学创作基本的叙事类型和批评研究方法的归属。“话语”(Discourse)是现代批评理论中历史相对较短、用法变化最大、使用范围最广、定义繁复多样、意义至关重要的一个术语。这里我们引用福科的解释：“从所体现的信仰、价值和范畴看，话语就是言语或书写，它们构成了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构成了对经验的组织或再现，构成了用以再现经验及其交际语境的语码。……话语是意义、符号和修辞的一个网络，与意识形态一样，话语致力于使现状合法化。”①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女性写作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成为当代文坛及学术界一个引人注目的创作现象。对这一现象的关注、批评，意味着一种异质的文本——性别差异、性别概念在文学言说中的规定性，一种新的文学命名在男性话语一统天下的格局中艰难地浮现。在此之前，当代女性写作大致分享或受到当代各种话语范式的影响，它们是一体制规范话语(20世纪

① 赵一凡主编：《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26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50～70 年代末)、启蒙现代性话语(20 世纪 80～80 年代末)、先锋文学及后现代话语(20 世纪 80 年代末～90 年代以来)。女性写作藉此展开了性别与政治、话语与权力、欲望与表达的书写,并通过写作来重新命名“女性”,进而阐释女性生存的意义。女性写作承载着这些话语范式的现实,表现出解构与重建的双重写作意义:既有对时尚写作的迎合,又保持着一份自觉的疏离,同时借鉴其话语资源来拓展文学想象、文本叙事的空间。茹志娟、张洁、张辛欣、王安忆、徐小斌、林白、陈染、海南等人的作品都充分展示了女性写作的这种叙事脉络。

第一节 于主流文化边缘处言说

“女性写作”一词是在西方女性主义有关女性本质与女性创造力的讨论中衍生的。“女性写作”的理论概念,由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埃莱娜·西苏首先提出。她提倡一种可以使女性摆脱逻各斯中心的女性写作,认为女性文本就是那些沿“差异”运动的文本。美国批评家依莱恩·肖沃尔特别将此“差异”定义为“即女人的身体,女人的差异刻入语言和文本的行为”①。笼统地说,西方语境中“女性写作”的概念,首先是通过语言对传统男权文化实施颠覆,其次是强调性别的“差异”来伸张女性价值的文本叙事策略。法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吸收了西方哲学和文学的话语方式的同时,开始解构这种话语。特里·伊格尔顿引用拉康的关于任何完全不能进入象征秩序、用语言符号无法表达其经验的人,会成为精神病患者的观点,来阐述女性的类似状态:女性同男性一样是在象征秩序中被塑成型的,然而却被黜到了边缘,被认为是低于男性的。也就是说,在男/女

① [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张京媛:《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第 7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